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八

新安張　潮山來氏評

豫章吳良樞璘作

江石芸傳

江石芸吳山桃花庵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庵庵下月當月午而明或曰此龍

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俞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我烏能得唯無失厥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爲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嵴構茅屋厓下讀易終日不爲人所知所著有悟眞註有爲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

不知我也安其不知何所不知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驪烟滃鬱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又曰洪子去燕授我强意堂稿美不勝收僅登其一仍者自當借光梓入嘯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耕雲子傳

洪嘉植 去蕪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藟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歡。麋鹿不群。從之行。見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俯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沒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飲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辭。有人終餉之。不辭。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聊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

知也。背人市。衆譁之。謂其與人趣而前則不為禮。各相視無語則又爾乎爬搔眼顧五老峰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黍人也。耕雲子曰黍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與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州役衆石之中乎。夫何岳岳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顧天有不可逆者。而終嗡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鷄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于中古乎讀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禧冰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銘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栟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曆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復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迹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詣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其諸來禱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

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旣告天作疏明炭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儕同儕術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鄉也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黙禱焚疏旣同儕人相遨遊者棋峰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趨次前行至崖所欻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

聖而殿上道士急斧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設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群走殿上觀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岔中不墜刪目觀句足下有白雲起又遥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筬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瘳疾且延年矣吏授儺生治痢瘀癧瘟咒井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絶不能言孝子急書

九十二歲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而入口父卽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壽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問誅衆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張光孚皆拜爲弟子孝子當國變時僻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遠子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丁與長林子敘並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

之夫爲柴華焉愈遂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鬬既感神應益自修人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貌藤論門問孝子常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謂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若子往往道其事甚悉傍溪來出四十里爲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瘵交刲嘗病甚劇心以食刲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

哉其誰然哉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叢家以及痢瘧諸篆符即其道聊然吾以為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猷定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獨坐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鄢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卹兒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名其兒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梃爲

二與弟各持刃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
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
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
去時姊夫爲令于兗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
聞汝擊仇仇復活今緝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
馬一足跛恚恨乃鎸其梃曰汲殺雖砍仇人頭遂單
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岸來一足求載以濟
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
里五姓寥少居民數百戶皆張籍風土淳朴不背文字

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郡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
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
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筐辭去附舟
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月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遊西過
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下楚抵黔桂復歷閩海
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
皆赦母亦歿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
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
遊白帝瀼西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

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軒偉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兒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逆旅褐傲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為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來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舜乖長逝

只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擲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孝賊傳

王猷定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今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僧積粟廡下是日僧嘗具酒食邀寺中老闍黎痛飲伺其醉舁榻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闍黎尚酣臥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闍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亾矣亾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于作賊是誰

之過與

王翠翹傳

余懷澹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傾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興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爲耿耿若此豈僅易于嫗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門姓馬假母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携來江南教之吳歈歌則善吳歈歌教

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字康里中翹兒名籍甚然翹兒雅淡頗潔潔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儈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睞溫語以是假母日怒而詈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從若蕭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歙人羅龍文傳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暱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故徐貧無賴力爲博徒所窘獨身逃翠翹家伏匿不敢出見人龍文習其爲士倜儻

紺衣接觴侑飲。推所贈綠珠與之薦寢。命亦不辭。酒
酣耳熱。援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
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
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勿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
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
居無何。海入倭。爲船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
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
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侑酒。日益寵幸。號爲
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既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事。

惟翠翹與明乃翠翹陽爲親暱陰實幸其覆敗冀歸國以老淚潰潰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而離散王直之黨遣華老人賫檄招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以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觀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指以燬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言與翠翹昔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

於宗慤宗慤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諸海營插傳曰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敢延入坐上座置酒接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欵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倜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

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欵。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海信之。于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胄而入。是時趙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殲殄。海倉皇

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以侑觴，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醉。瞀亂。亦橫槊鄭補與翠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酋長。翠翹既隨永順酋長去之錢唐江中。恒悒悒搥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又屬一酋。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

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烟墨者也始以游說險路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于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酋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即死居然行酒于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潮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戴文進傳 畫苑三首 士傳之一

毛先舒 稚黃

明畫手以戴進為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眾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鍜工也。為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常工。進亦自得。以為人且貴

貴傳之一日于市見鎔金者觀之即進所造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爲此技徒得稍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以所愛此技不足爲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爲俗習翫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若能從習于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當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憾恨以大題其畫詠而能密者篁濟遠其畫人尤推其貞亦畢題云予欽進猥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豈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

鄉精而府近筑戴若揉梃鍛金為生感慨託業卒成
高名蓋人極而天呈奇矣

張山來曰明諸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為漆工兼
為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
其略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為佳耳且戴兼工山
水則尤不可及也

髯樵傳

顧彩 天石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鋤莽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虺虎。所得薪。人負百斤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于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詰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

槪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將怒飛躍上臺。捽檜毆流血狼藉。衆咸驚救。將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眞檜。將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眞。背。脊。脊。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將有兒進香茅山墮崖折脇死。或傳其將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將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因有誠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鞭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悲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兒小人也。聞香

而來少被酒汝輙殺之吾來不酬吾罪實大俠今且嘗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宏毀撤尚爲横擬贖日坐躡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讐遣之乃止。負兒骨歸葬爲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爲妾學奇訟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偏庇兄。不得伸。學奇憤甚。一日值將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籌此乎。爵許諾。然請時日以待之。毋延我也。學奇感泣。將去。辭身爲斷者與僕。斷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

愛之得出入內闥。鄧女果爲其第三妾。將得間以陳
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區畫。將曰。毋迫。一
日顚者夫人率華陟遊天平山。顚者不能禁。將嘿賀
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將舁第三輿
乃鄧氏也。出門紿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
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華僕駭變號呼來追。將拳三
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
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將謂學奇亟宜鳴之官。
以得妾狀。官始不直顚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將

賜酒帛花緞以衆之斷者懸杜門若不問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將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將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僞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其扁以死死之曰義聲振奥下云

䫉子曰小義哉將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幾幾難之况樵子乎將無姓名吾師吳頌犭曾爲

立傳。傳來悉予又論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真不妥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錢榎槊。亦可以知所做乎。

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開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功都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其匣以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表 中[illegible]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于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剖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蓆。形影寸立。寂寂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筒中得薙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竅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

聲震鄰門戶皆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益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于釜上惛仆就室而臥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于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予午間藥滴瀝下月餘後希乾心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也民故未嘗爲南豐巨族宗

衆以爲奇者。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按峒竹。竹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詔大比。學選一人貢于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旣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勸。諸生咸頓首悅服。于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

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黝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頎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雁毀傷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誠

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跋

惡言希乾事予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患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菴嘗爲予言孝子事惜屬口述不獲識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

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悠 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擲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爭獰欲迎鬭。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

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即蜂蠆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猶迴徙避。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

矣。家九宜從滇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嘗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慨慷。鬚眉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即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黃愚誠樸而得之。萬夫雄有焉。南邨野史曰。余友若略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噬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

之友哉。

山水曰孔子論甯武子謂其愚不可及既獨愚忠

愚孝凡事之度越尋常者大抵多近於愚耳一結

最妙○又曰今之義氣滿洲獨能生擒虎豹使萬

夫雄而在當必與干城之選矣

卷之八終

虞初新志卷之九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劍俠傳

王士正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

惜趙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也。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裴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帕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潔。北為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廂無妨。久之。持燈出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賊。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豁然

而鬨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廝門已啓視之即紅帕頭人也徒手擕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亾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與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數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背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珠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都否衆聚觀果紅帕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賫金數千赴京師途宿

古廟中禱籲甚恫晨起已失僉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立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北至失僉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僉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蹤跡可見露車乘我君第隨往與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複村墟至三日驗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

息不得已。弟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晉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堦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顧指諸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目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汝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

院爲門面去傀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牆上纍纍有物若虬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隱可避去衙役遂聽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易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援筆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從導至市口惝怳擬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辭其賄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

裁三寸寧慼之爭鬬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應云

張山來曰予嘗遇中山狠恨今世無劍俠一往慭之讀此乃知尚有與人第不識于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正　阮亭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徃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紙裹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𮮦城郭人物林木欝葱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

浴于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絙其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鬛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猶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驟至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恆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劉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桐城令倘有餽貲者其

一有五色光令家雞覆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月寖大將去將來其伏卵之雞亟至三十翎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因皖有異人卽柎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譚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捫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爍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

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

何公覓潛山人。少遊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罷田于亂墩山。磽确無水。公覓每取手巾漉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覓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閉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問。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芸者不答。公覓取柳葉。布田中。盡化為魚。芸者競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愛鬼也莊渠與之詩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姓人患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上狀如王者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峩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

但一鉢神云聞鉢彼中有魏字如此神與烏可以爲
與端而毀之答言魏是予姓既數巳前定雖欲不毀
其可得耶神語塞揖之而出彭病登爲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賈中爲人牧
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畫地牛
不敢出晚歸輒束簫高簫中蓋飾地受寄若有神物
伺之者測咋一巨石形如犬癸乍每坐蹲其上忽一
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昇明日往跡與石俱不
見事在萬歷初年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脊而成穴畊者梁渠投以石堅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適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衣羅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夯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龑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

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粤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　按五國故事龔天禧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啓光天乃襲子玢年號玢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仍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　按光天無五

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岩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潞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蛟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時讀書燈下水中丞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蛟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蛟意稍定因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因更言我前世曰

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卽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忿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韶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耀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脇面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

傳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鑄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
在京師聞之袁簡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
詳如此

張山來曰星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　使南海時
所筆記也余竊偕取其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
云爾倘讀者欲覩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毛女傳

陳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名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墜三年。里有張義。向豎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淡箐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毛。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

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絲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踔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翹然概衆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巳一躍而往義返報任生任生大喜仰借義詣樵取之伏草中俟之三日毛女果至而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

夫也。曰。妾貌已衰。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頗微。痛踰時而走。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歿。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毛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躡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斷也。

張山來曰。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淡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

何也

賣婆生傳

謝友雲 宴士

賣婆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賣婆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覓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之。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緊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勸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

始且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似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落之。燦然白鏹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停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几地。泓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將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即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束云。蒙子還金。事偕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昔多暇而不可却也。生乘主人之

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遂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娶新婦至生偶舉目覘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偃於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篷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覓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娶婦者懼然曰

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者咸君義敢不以此爲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爲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爲善而兩從之吏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埒云

陸子曰余讀盤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爲繼兒妻繼兒亦失妻爲商山人婦徙遂相遇

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絶而賓娶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鍵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歸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爲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妙

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縣隷也。雖隷。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有布衣許元溥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欷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王不荅。妻又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

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潤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舒鄉鄰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廿之不厭於是阜人感之斂金贖歸夫婦終老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祗知傷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難而其婦尤能慨

慾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含猶趙氏孤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祀陸子容事　　王晫丹麓

錢塘陸子容名辯一名自儴少貧其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粱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

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栢聲。某遊驚寤。寂無所見。時銀釭半滅。惟有月映繐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堅。且告以故。祖堅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楚。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椎衡。予則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其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于

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展者豈非心之。所結離生死亦莫為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答終不樂以才鬼自鳴于將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為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亂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于夢中和韻尤為奇也

蟭蟭兒傳

陳　鼎　定九

蟭蟭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國初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蟭蟭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蟭蟭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鎖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于地不止。須臾盡化

椅桌幃帳器皿無不具旣而復取一筩傾之如芥子者復躍于地須臾殽蔌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筩傾之則僮僕婢嫗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雖雖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遍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雖雖兒謝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筩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士也亦燬生予峯玉與松江倪永

清[illegible]子言鄰雖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
虞[illegible]片[illegible]在[illegible]濟南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illegible]山客曰昔陽羨書生以脊屬什器飲食納口中
今鄰雖兒以脊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遜陽羨
書生一籌然書生脊屬有外夫而鄰雖兒則無之
是鄰雖兒又勝于陽羨書生也

再來詩讖記　沙張白定峯

同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傭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斂。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斂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嫠。逮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簷擬篇爲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入闈

傳誦焉。九月之望。値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爲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歆豔。目爲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遂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晝。徂躋岸崖。淸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遊。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躡跡之。至一僻小聚

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豎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髮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亾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爲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掇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晝祭亾夫而兒子遠出避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兒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遂夜哭之戒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庠官老儒才豐命嗇沒于坐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

未以人伉儷情深雖之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益其忌辰即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觀媼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媼聞而泫然首肯若有所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旄無裘炎無燗淡如也若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為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流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倏藏之不使得見將死

前一月忽爆烈焰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爲殉耳言已欷歔久之易簀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姑藏之當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書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怍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爽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惟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開忽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爽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

游庠央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闈闈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語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抱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怳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頹垣真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盆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若子對貧居而飲泣豈于先大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大所謂再來人即

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緊非夫姬曰先夫之臨妾柔腸寸斷因剛再來之語私囓屁股剜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乎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于是姬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姬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以償于吾吾之遊賢夫之勞貽之也苟脉夙因即年少登瀛皆傀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為夫人溫飽計也姬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在姬曰先夫歿後妾撫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

敦古處每當忌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漸貴公又慨然久之既而東方漸明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遂襲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其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所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嫗語其子以所來

故子欲以文勸弟公公曰不可此關世事耳俄而果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于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戚有借貸其于嫗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爲嫗子買田宅奴婢俾貲賑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嫗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期急不及久留辭嫗母子

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其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黃甞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讖能如此公則無憾矣

卷九終